



人文学术
RENWEN XUESHU



审美与时间

——先秦道家典籍研究

谢金良◎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本书出版获复旦大学中文系985三期学术著作资助项目支持
人文学术

审美与时间

——先秦道家典籍研究

谢金良◎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审美与时间:先秦道家典籍研究/谢金良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2. 8
ISBN 978-7-309-08991-2

I. 审… II. 谢… III. ①道家-哲学思想-研究-中国-先秦时代
②道家-审美-研究-中国-先秦时代 IV. ①B223.05②B83-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29806 号

审美与时间:先秦道家典籍研究

谢金良 著

责任编辑/陈 军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上海华教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6.5 字数 166 千

2012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08991-2/B · 435

定价: 2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一

从“审美与时间”之关系角度重新解读先秦道家典籍,或更妥切言之,以先秦道家有关典籍为文本,从而研治“审美与时间”这一重要而具挑战意味的学术难题,无疑显示出本书著者谢君金良上佳而不一般的学术视野、理论勇气与钻研精神。

关于这一研究主题,大约有四个层次、关系的问题可以提出。一、道与审美;二、道与时间;三、道与审美·时间;四、时间与审美。凡此四题,关键在于作为哲学本原、本体之道与时间以及落实到时间与审美之关系究竟如何可能。

学界以往有关“道与审美”这一课题的研究,正如诸多中国美学史的有关章节与有关老庄美学的单篇论文那样,已经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并取得不少成果。从哲学美学的学术视野及其思维方式审视,如通行本《老子》所言“道法自然”、“大象无形”、“致虚极守静笃”和“美之为美”;如《庄子》所言“逍遥游”、“心斋”、“坐忘”、“以天合天”和“素朴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等等,就既是美学命题也是哲学命题。在我看来,美学的哲学素质与哲学的美学意蕴,在老庄这里是合一的,因而,从哲学角度进入研究先秦老庄的美学之思,是可能的。

本书的研究,自当关涉于“道与审美”这一问题,但其研究重点,显然不在于此。当本书有点儿出人意料地引入“时间”这一重要范畴与视角时,遂使其所面临的课题,变得大为复杂起来,也拓展了相应的学术境界,便是从时间哲学兼时间美学角度,将那个本是“道与审美”这一似乎已被研究透了的老问题,一下子变成有些陌生化的关于

“时间与审美”的学术新课题。这是否可能吸引来自学界那些颇多挑剔而凝视的目光,我不敢妄言。然而,这是学术理念与方法的改进,由此得出一些学术新结论,甚至提升学术之境等等,是可以期待的。

这里入手之关捩点,在于必须证明“道即时间”这一重要命题是否成立。

在这一点上,本书作了有益的探究。“本书的研究特别注重宏观哲学美学问题与微观典籍文本解读的有机结合”、“由于本书是从审美与时间的角度切入,所以无法回避探讨‘时间与道的关系’、‘审美与道的关系’等问题”^①。本书的文本细读,细密而扎实。它从通行本《老子》第十六章所言“天乃道,道乃久”(注:久即时间。河上公注:“与道合同,乃能长久。”)与《庄子》所言“道无终始”、“与物无终无始”等有力论述,在理论上雄辩地证明“道即时间”可以成立。从而,为“审美与时间”这一根本性学术课题的进一步研究,奠定立论之基,扫除逻辑障碍。

谢金良副教授为学之长的一个方面,在善于对古代中华有关典籍文本,进行有理有据的考辨,这在其攻博之时所出版、发表的多种著述中已有呈现。在学风偏于浮躁、往往不重实证之今日学界,这种“回到文本”之踏实的为学功夫,值得提倡。

就一般哲学、美学理念而言,关于时间问题,正如古人所云,“四方上下为宇,古往今来曰宙”,宇指空间,宙(通“久”)指时间,时空同源,显微无间。时空不能互离,不具时间性的空间,或不具空间性的时间,皆不可思议。以通行本《老子》为例,固然《老子》称“天乃道,道乃久”,确重时间问题,而另一方面,《老子》又以宫室(建筑)现象作比,说宫室者,“当其无,有室之用”。这里“当其无”的“无”,在形下层面,指建筑物的室内空间;在形上层面上,实则喻道。可见,《老子》在思考道这一哲学兼美学的根本问题时,实乃既重“道即时间”、又持“道即空间”观。当然,值得注意的是,当《老子》在说“道即空间”,所

① 引见本书《审美与时间》之“导论”。

谓喻道之“室之无”的“无”即空间问题时,仅仅将空间称为类于“有室之用”的“用”而非“体”。《老子》对时空无有偏废,却是尤重时间的。

因此,当我们说“道即时间”是《老子》哲学兼美学思想的第一命题时,可谓抓住了问题的根本,也凸显了这一命题之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它让人坚信,从“时间”着手,无疑是研究老庄哲学、美学,甚而中国文化史、哲学史与美学史的独特理念、视角与方法,“时”问题是其第一义。

别的暂且勿论。仅就《周易》研究而言,拙著《周易的美学智慧》曾专设一节,试图论述奠定《周易》美学智慧的“时间哲学”^①。拙文《周易时间问题的现象学探问》指出,从魏王弼《周易略例》所言“夫卦者,时也。爻也者,适时之变者也”以及《易传》所谓“与时消息”、“与时偕行”等精辟之见可知,“其实,《周易》是先秦古籍中最集中而深致地关注与论述时间问题的一部典籍。其时间观,是在原始文化的人文土壤中滋生出来的,具有独特的人文素质、品格与精神”,这便是,“《周易》的筮符结构就是它独特的‘时’结构;而所谓‘命运’,表述的是一种处于神性时间与人性时间之际的巫性时间”^②。在文化根因上,儒、道兼综于巫性之易。而易的巫性时间观,确是先秦儒家与道家之人文时间观的思想与思维之源泉。或成文于战国中、后期的《易传》所谓“与时消息”、“与时偕行”等等的人文哲学与仁学思想,正如体现于老庄文本中的时间哲学、时间美学那样,可谓同一根系而花开二枝,都是值得重视之关于“时”问题的重要文本。金良该书,敏锐地抓住先秦老庄著述中的“时”言说,进而研治“时间与审美”之人文联系这一烦难而重要的学术课题,并且先从《周易》说起,可谓循学术之正途而求真知矣,值得肯定。

如略从海德格尔生存存在论的角度进行分析,《审美与时间》一

① 见王振复《周易的美学智慧》第三章“气:《周易》美学智慧的文化哲学”之第二节“时间型的哲理沉思”,湖南出版社,1991年。

② 王振复:《周易时间问题的现象学探问》,《学术月刊》2007年11月号。

书以“道即时间”为其立论之本,这无疑为进一步解读“审美与时间”此二者之关联的内在人文机制与意蕴,开辟了道路。

在根本上,所谓“道即时间”,无异于说“存在即时间”。海德格尔称,所谓“存在”,首先并非指空间是时间(尽管海氏并未忽视、抹煞“时间的空间性”问题)。“存在”或曰“道”如何可能?海德格尔的回答是,“此在”即“存在者”于生存时间之流中的“有待去‘是’”。因而,“如此这般作为曾在着的有所当前化的将来而统一起来的现象,称作时间性”^①。人之生存,总是可能实现为一个无限多质多态之“曾在”(过去)、“当前”(当下)与“将来”(将在),此三维“统一”的时间之流,其性质即“时间性”即那个被称为“现象”的东西,不是现成而既定的,是具无限可能性的。“‘曾在’,过去了的‘当前’与有待于过去的‘将来’,它已经不‘在’;‘将来’,必将实现为‘当前’、且必以‘曾在’为归宿;而‘当前’,仅是由‘将来’转化为‘曾在’的一个瞬间”^②。这“瞬间”或曰“瞬时”具有“此在”即“存在者”的“当下”性,此即海德格尔所谓“现象”。“当下”即“现象”,海德格尔又称之为“时间到‘时’”^③(或曰:“在场”、“照面”)。这“有待去‘是’”的“当下”(瞬时),有类于或曰相通于《周易》巫筮依变爻判定吉凶的“幾”(兆);借用佛家之言,称“刹那生灭”;或庄子所谓“倏、忽”,如“白驹过隙”。海德格尔一再强调,所谓“有待去‘是’”、“时间到‘时’”,此“当下”、“现象”,并非一种“现成‘属性’”,而是对它说来总是‘去存在’(引者注:此即实现为“当下”、“此在”)的种种可能方式”^④。它为人之生存及其审美等,提供了无限契机。“曾在”因曾经于“当下”、“将在”又有待于“当下”,使人之生存及其审美等,瞬时之间在“当下”“照面”,如刹那闪电,黑暗之“世界”(这里指“意义”)突

①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上海三联书店,1986年,第19、371页。

② 王振复:《周易时间问题的现象学探问》,《学术月刊》2007年11月号。

③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第375页。

④ 同上书,第49—50页。

然被照亮。就审美而言,任何审美,无论对自然美抑或艺术美等的观照,无不在“当下”瞬时发生且可能实现(“时间到‘时’”)于审美的直觉与领悟,而获精神之愉悦、灵魂之净化或身心之大欢喜。

在我看来,这便是生存现象学试图解读“审美与时间”之关联的一个内在机制、意蕴。人的审美作为一种特殊人的生存活动,其本在属性,必实现于“当下”、“瞬时”,这便是海氏所谓“现象直观”。

这里有两点必须注意:其一,就历史时间意义上的人之生存活动而言,人们总是习惯地热衷于回忆过去(曾在)与向往将来(将在),以为只要将“曾在”与“将在”攥在手中,便掌握了自己的生存及其意义,同时却总也慢待“当下”,对“当下”忘乎所以。这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叫做“时间遗忘”,从而蹉跎岁月。这是因为,一旦离弃“当下”,无论怎样辉煌之过去,还是美丽之未来的憧憬,都将失去积极的人生意义。其二,就审美而言,它首先与一定的人文时间攸关,审美时间是一种特殊的人文时间。它一般表现为两大样态与方式。一是指一定历史时段之审美过程、趋势与风尚等,可称之为“广义之审美”。它所经历的时段,比如可以是一小时、一日、一年或一个时代,等等。其间自当包含那种“当下”、“瞬时”的审美方式,然其“时间性”却不是“纯粹”的。它的历史时间,总与人把握世界的其他基本方式即求知、求善与求神等不同方式、不同程度地同在,相互产生可能的影响;二是海德格尔所谓“时间到‘时’”、“有待去‘是’”之“现象”意义的审美,它特具“当下”性,可称之为“狭义之审美”或曰“纯粹之审美”。比如,刹那之间欣赏一幅名画,立刻为画作之美、味道、气质、气度与意蕴所吸引甚或倾倒,当审美发生时,它是当下、直观而移情的,且排除理性思考。此时主体一旦思考,便入评判、认知之域,已非刹那当下之审美观照。它也没有什么如求善、求神之类心灵意志等直接而显在的参与,否则,那就不是当下、刹那之所谓“时间到‘时’”的审美了,并非“带上前来”或曰“去存在”、“当下”、“照面”的审美。这里,自当并非绝然排除求知、求善与求神之类心灵因素的间接参与,否则,具有一定心灵之深、广度的审美便无以实现。可是,凡

此求知、求善或求神的心力、心蕴,仅仅是“狭义之审美”在“当下”实现的种种心理、心灵背景而已。

我在此似乎有点儿喋喋不休地谈论海德格尔,就这一篇序言而言,也许是不合时宜的。对于那些从未接触过海德格尔生存现象学思想的读者来说,也显得有些不够公平。其思想的所谓“艰深”与“怪异”,有可能使阅读这一篇序的读者,如堕五里雾中而颇感痛苦。这是我深为抱歉的。然而我以为,在研究或评说“审美与时间”这一学术课题及其成果时,人们想起或引述海氏的有关论说,也许可以使你我增添一个思考问题的方法、角度与参照。海氏当然并非“哲学上帝”,否则,人们相关的学术及其思想,大约只能匍匐在地。然则,当我读罢这一部《审美与时间》,便以为在“审美与时间”问题上,在东西方哲人老庄与海氏之间,可以进行一场有趣亦颇具思想深度的“对话”。

其一,《审美与时间》该书,以首现于郭店楚简“道”字别体写作“衍”,论证“道”之本义指人之生存道路这一见解,就很有意思。

“衍”(道),人行、道路之谓,《审美与时间》以东汉许慎《说文解字》“所行,道也”之说为证,来追溯“道”之本义。是的,无论先秦儒家以政治伦理(礼、仁)说“道”,还是道家从哲学角度说“道”,其在根本点上的相通之处,都指人生道路如何走,都试图解说、解决人生道路问题。这也便是我在《中国美学的文脉历程》一书中一再强调所谓“做怎样的人以及怎样做人”。就儒家而言,无论礼、仁,皆在于宣说、践行血缘、家族与天下人际关系之等级性的和。不过,礼之和偏于外在规矩之强迫;仁之和偏于心性之觉悟。这里补充一句,郭店楚简有关典籍将“仁”写作“𡗗”,意在强调人际之和的同时,又强调人的身心之和。而无论儒道两家的主张,都以为人之生存之和,总伴随以人生道路这一历史时间(天时,人文时间之一种)而展开、呈现与实现。这和,落实于一定伦理、道德的修为。就美学而言,儒家高倡“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与“仁者,爱人”,等等,它以善为美;道家申言“道法自然”、“素朴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等等,并非否定一

定的道德修为。而是强调人生之道须回归于自然(本然)。海德格尔说,“‘Tao’(道)的‘真正的’(eigentlich,原本的)含义就是‘道路’(Weg)”^①。说的不错。它当然关涉于空间,然而其根本之属性,却首先是时间性的。就在海氏说这句话之后,紧随的是更重要的一段论述,往往为学人所忽视。海德格尔明晰地指出,“因为人们将这条道路轻率和浮浅地说成是连接两个地点的路径(Verbindungs strecke),他们就仓促地认为我们讲的‘道路’(Weg)不适合于‘Tao’的含义。于是‘Tao’就被翻译为‘理性’、‘精神’、‘理智’(Raison)、“意义’(Sinn)或‘逻各斯’”^②。以“连接两个地点的路径”之义释“道”,当然是从“空间”角度释“道”。这被海德格尔斥之为“轻率和浮浅”。并且指出,“他们”(指学界中的一些人)误解了“我们”(包括海氏自己)关于“道”之本义的正确理解及其翻译。因此,西方将“道”译为“理性”与“精神”等义,在海德格尔看来,是正确而准确的译义。是的,这些关于“道”的译义恰恰只能证明:“道”首先是时间性而非空间性的。试问,这里所言“理性”、“精神”之类,难道不是“时间性”而是“空间性”的“存在”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而且,尽管海氏已经指明“道”之“原本的”“含义”指人生“道路”,但他却首先是从哲学与美学看问题的,这种思维方式,正与古代东方的老庄相类。

可见,《审美与时间》一书在讨论老庄有关“道”的时间性、时间观问题时,书中随处例举那么丰富、翔实之道家典籍有关言说的确凿证据(注:恕不征引),显然基于对老庄“道即时间”观的深刻理解,值得赞许。

其二,无疑,“道”首先是时间性的“存在”。“道”之形上性固然也是“器”之空间存在的根性,但这不等于说,“道”即空间中存在之“器”。这也正如《易传》所云,“是故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

① 海德格尔:《语言的本质》,收入其《在通向语言之路上》,见张祥龙编译《海德格尔论“道”与东方哲学》,陈鼓应主编:《道家文化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384页。

② 同上书,第384—385页。

器”。这一文字表述,往往给人一个错觉,以为中华先秦古哲论说其哲学、美学思想,在思维方式上所坚持的,是所谓“二分法”,正如这“道、器”二分然。殊不知此“二分”,仅仅为了解读、言说的方便,有如佛学所谓“方便说法”。实际这里所言道器以及老庄典籍中如死生、终始、一多与意象之类一系列对偶性范畴的思想与思维性建构,并非判然“二分”。这权且以“方便说法”来言说的二维,实则断然不能互弃互离。与此相关,老庄论道及其审美,不仅首从时间入手,持“道即时间”说,而且在人文思维方式上,并无主客、唯心唯物之念想。因此,关于先秦道家之道及其审美,根本不可从哲学认识论角度、去无谓甚或错误地从所谓主客对立统一或从唯心、唯物之二维去加以论说、评判与争论。否则,岂非削足适履,背道而驰?

读罢《审美与时间》全书,我没发现本书著者如以往一些学人从哲学认识论或唯心、唯物角度解读先秦老庄哲学兼美学的理论失误,这是本书作者的高明处,恰与海德格尔的有关思想相契。

海德格尔指出,智者康德心中“哲学的耻辱”,指始终无法证明外“物”的客观存在。而海氏尤为强调的是,人类真正的“哲学的耻辱”,“在于人们一而再、再而三地期待着、尝试着这样的证明”^①。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以为,在海德格尔所谓“时间到‘时’”即“当下”、“照面”之审美尚未发生之前,此期待中的“审美”,可分审美主体与审美对象,这是一种主、客二分的态势;在“时间到‘时’”之审美刹那发生之后,主体有可能进入思考、评判之境,此时也还是主、客二分的。可是,在“当下”刹那之间审美发生之时,人之生存因直观、领悟、移情而呈现为一片淳和之境,根本不分什么主体、对象,否则,那还是“当下即‘是’”的审美吗?这也便是海德格尔所谓人之生存“现象”的审美。

其三,海德格尔生存现象学的关键词,是“现象”。关于“现象”,持主、客二分之认识论者,往往称其为一种“客观存在”,如所谓“自

①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第236页。

然现象”、“社会现象”然。可是,海德格尔并不这么看。海氏所言“现象”之说,与亨利·柏格森和胡塞尔的哲学不无联系。当柏格森的《时间与自由意志》一书,称人的心灵意志即对实在之体验即所谓“延展性”(Duration)、是一种“自由”的“真正的时间”之时,则意味着西方的哲学与美学,由此开启了一种“看世界”的新视角。此即并未专注于传统主、客二分的认识论而毋宁将与“时间”相契的“自由意志”,看做是一个本体。而胡塞尔的现象学观念,也将那种时间性的“意向性”,认作这样的本体。在中华先秦,关于“现象”,且不说《易传》将《周易》本经的巫性时间、巫性之易,大致提升为哲思之易及“实用时间”即“实用理性”之易。其间,所谓“见乃谓之象”,不啻是中华先秦关于“现象”的一个经典性阐释。“见”者,现也,在一个特定时间中呈现出来的象,即称为“现象”。这是一个动宾结构的词组,而非名词概念。《周易》所谓卦象、爻象,似乎是客观的。其实,那些刻于竹简、印在书页的八卦、六十四卦筮符,不过是一系列的书写之形。这些形一旦“见(现)”之于心灵,便是所谓“现象”。在先秦道家典籍中,也不乏有关“象”之阐述。如郭店楚简《老子》有“天象亡(无)形”之说,通行本《老子》则说“大象无形”。此所谓“大象”,原象、本象之谓,实指“道”。“道”本“无形”,故生成万类之物、万形之器。其生成万物的契机,可以海德格尔所言“时间到‘时’”来加以阐发与理解。通行本《老子》又称“道”者,“其中有象”、“其中有信”。此暂勿言“道”与“信”之关系。“信”源于巫,占卜、占筮自当讲“信”;“信”又由巫发展为道德伦理。而“道”与“象”的逻辑与意义之构连,是说,一旦“道”这一本原、本体处于“时间到‘时’”即“当下”的契机中,契“道”之“象”便立“见(现)”之,人生、艺术之审美便是这样的“现象”。

那么,这《审美与时间》一书在这一点上,又贡献了怎样值得重视的阐述呢?

试看该书这一段论述:“汉语‘道’与‘到’同音,‘道’时时处处都‘到’,只要宇宙世界有‘到’就有‘道’;而‘时间’与‘到’亦然,‘时

间’无所不‘到’，只要‘时间’一‘到’就有宇宙世界。”^①这里，该书从音训角度，揭示“道”与“时间”的同质、同构性。自然，作为本原、本体之“道”，生成、涵盖一切，“时时处处”呈现、实现为一切，其中包括“瞬间”、“当下”之审美。这就有点儿所谓“时间到‘时’”的意思了，因“时间到‘时’”而为“现象”之美。这一阐说可谓精彩。

这一篇序写得有些长了，也并非是对《审美与时间》一书的全面评说。也许作为一个“参照系”，仅供著者、读者参考而已。

《礼记·中庸》云，大凡为学，“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多年以来，金良勤奋好学，读书甚多，亦善于思考与写作，在相当艰苦的条件下，还能一贯地敬畏于学术，潜心问学，难能可贵。期待其有更好的学术著论问世。

暂为序。

王振复

二〇一二年三月三十日于沪上

^① 引见本书《审美与时间》之“结语”。

序 二

复旦大学谢金良副教授的新作《审美与时间——先秦道家典籍研究》就要出版了,我感到非常高兴。

还在2011年2月,谢金良就将他的书稿寄来给我,请我写一篇序。我当时答应了,可是在近一年时间里,由于事情太多,一直没有能够仔细阅读他的这部大作,迟迟不能动笔,感到非常抱歉。直到三个月前,谢金良来电言及,出版社已经将书稿排版,这个好消息,意味着我答应的事不能再拖延了。于是,我开始安排时间,阅读这部书稿,断断续续,总算把全稿读了一遍。尽管这是一部理论性很强的学术著作,但读起来并不枯燥乏味;相反,作者强烈的问题意识、深入的探索以及生动畅顺的语言表达,“打开一扇得以窥视人类思考审美与时间问题的窗户”,透露了道家神秘概念背后潜藏的时间美学精神。

这部著作的最大特点和最大创新就是从时间角度来探讨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审美智慧和生命哲学旨趣。

纵观一百多年来,全世界有关《老子》、《庄子》研究的论著可谓数以万计,但大多侧重在文献、版本的考证以及一般的哲学思想、军事思想、政治思想、养生思想的讨论,虽然也有一些论著发掘老庄的美学思想,但以“时间”作为切入点,对《老庄》、《庄子》的审美思想进行系统而深入考察者,此前则尚未见之,就这一点来说,本书乃具有开创之功。

这部著作不仅研究角度独特,而且新见迭出。作者在对《老子》的文本研究中,即提出了“道即时间”的基本观点,后来在《庄子》研究中依然贯穿着这样的理念,在《结语》里,本书对这个重要观点的内涵作了六个方面的概括。在此基础上,本书进一步论述了道家时间观与审美观的统一性,指出了《老子》从时间的角度,沿历史的线索发现“道”一直在时间的历史中,呈现出许多奥妙;而《庄子》则从道的

角度,沿历史的线索发现时间一直存在“道”中,发现“道”无所不在,处处是道,样样是道,自己也是道,由此彰显了老庄在时间与审美认识的基本问题上的殊途同归。这样的见解,发前人之所未发,相信广大读者看到这样的论述也一样会大开眼界的。

当然,这部著作并非孤立地探讨《老子》、《庄子》的时间美学问题,而是将之置于广阔的学术背景之中来考察。

本书的论述充分注意到前人在该领域的众多研究成果,并且进行深入辨析。一方面,看到了前人研究成果的价值、贡献,给予了应有的肯定,体现了本书作者尊重前人研究成果的基本态度;另一方面,也发现了前人研究成果所存在的某些缺陷,开展正常的学术争鸣、学术批评,而不是人云亦云。由于作者具有审视的眼光,本书的见解往往能够超越前人,并且提出了许多富有独立思考精神的新问题。例如关于《老子》作者以及成书时间的研究,本书指出:历代以来对该问题的研究不乏名家,且许多考证结论都颇有创见,深得不同时代不少学者的赞成,但又屡屡被后来新的创见所推翻;紧接着,本书还就马王堆帛书《老子》面世之后的研究情况作了概括,进而从研究方法上分析存在问题的症结,从文献学、解释学等不同角度予以深入探讨,展示了扎实的理论功底。

本书也注意从思想渊源上发掘《老子》、《庄子》时间美学的深厚文化底蕴。例如上编关于《老子》研究,本书既回顾了前人关于《易经》、《老子》与《易传》相互关系的论述,又指出了前人在这个研究领域所存在的偏颇,不仅提出了有力的质疑,而且进行文献辨证与逻辑分析。根据历史文献与考古发现的诸多证据,本书概要地指出:“源于阴阳爻和阴阳观念的《易经》文本,不仅吸取了史前数千年中华夏先民在认识自然和劳动生活中形成的审美观念,而且影响了后来《老子》和《易传》等思想的形成。”作者在这段论述之前加上“可以推想”四个字,体现了一种审慎的态度。再如下编关于《庄子》的研究,本书针对庄周学术渊源问题,就前人关于庄子“尊崇道家”、“批判儒家”、“否定百家”的看法展开讨论,指出研究这个问题既不能脱离又不能拘泥于《庄子》文本,还应该多角度地加以思考。根据这样的理路,本

书对《庄子》所涉学派评价内容进行细致的稽考,得出庄周对当时百家思想的评判,并不是囿于学派的偏见,而是力图实事求是地作客观公正的评价,是有主见和创见的。此等分析言之成理,持之有据,是可以令人信服的。

从篇章结构、资料使用以及逻辑分析的总体情况看,本书不仅反映了作者扎实的理论基础、良好的学术规范,而且展示了作者多方面的才华。这一切与本书作者的勤奋好学精神是密切相关的。本书作者谢金良于1992年就读于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当时我在该系易学研究所任教,我们经常一起探讨问题。从交谈中,我发现谢金良不仅谦虚好学,而且喜欢寻根究底。大学毕业后,谢金良留校任教,但他不满足于现状,转益多师,先后师从福建师范大学教授、著名易学专家张善文先生研《易》,师从南京大学教授、著名佛学专家洪修平先生攻读博士学位,师从复旦大学教授、著名美学专家王振复先生进行博士后研究工作,专门探讨中国哲学与美学文化。在我的印象中,谢金良对工作一向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精益求精。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谢金良参加我承担的《中华道藏》两个分卷的校勘整理工作,其中关于《周易参同契》等多种易学、养生的文献都由他负责点校,谢金良查找了许多重要版本,予以精心核对。由于他接触了《易》学与儒、释、道三教众多文献,并且有过校勘的实践,在后来的研究工作中也就得心应手了。

《老子》说:“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谢金良这部新作可以说就是《老子》格言的印证。因为他脚踏实地,所以能够在学术研究中不断取得新成果。在此书即将面世之际,我祝贺谢金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在未来的学术探讨中取得更大成绩。

是为序。

詹石窗

谨识于四川大学老子研究院

壬辰年仲春

目 录

序一/王振复	1
序二/詹石窗	11
导论	1
一、先秦典籍研究的若干思考	2
二、理解时间问题的深刻涵义	9
三、本研究的主要问题与思路	18

上编 《老子》研究

第一章 从《易经》阴阳爻谈儒、道美学	25
第一节 与《易经》思想相关的几个问题	25
第二节 关于阴阳爻与阴阳思想的产生	29
第三节 儒、道美学对阴阳思想的发扬	36
第二章 也谈老子其人其书	41
第一节 《老子》文本研究及其相关问题	42
第二节 《庄子》、《史记》中的老子其人	55
第三章 《老子》的时间观及其审美观	72
第一节 《老子》的时间观：“道乃久”	72
第二节 《老子》审美观的主要特质	81